

身份认同的国家意志与 民间传统

——源自法国社区研究的思考

张金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

提要：就法国国家—民族认同而言，在各政党的政治宣言、政府代表的国家意志中所体现出来的主导意识形态与在社区田野调查中所观察到的民间实践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国民身份”认同的话语已经变成一种有效的政治动员工具，成为某些人仇外意识形态的托辞。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主张建构一种纯粹的法兰西“国民身份”，并未能意识到民族国家“国民身份”的建构应当以共同体的将来为中心，而在普通法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出一种倾向于社区认同的意愿，这是一种集体反对社会歧视性分层的身份意识。就社会的“大”文化而言，所有法国人是认同所谓的法国价值的；但就其家庭的“小”文化来说，他们更倾向于与其文化与地源“出身”相关的认同。

关键词：国家—民族身份 国家意志 社区认同 法国

*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生态建设”(06JZD0006)子课题的研究成果，同时也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走进法国看社会：法国公民社会的人类学个案研究”(2008043028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受惠于教育部留学回国人员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

导 言

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法国总是主张并强调其世俗身份，希望那些非“土著”的法国公民从政治上认同法兰西社会，以求在文化与宗教上有差异的族群能和平相处，建立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但是法国各政党与政府的某些做法实际上影响了不同族群间的和平共处，因为后者的身份认同并未能得到足够的尊重。在法国，我们可以察觉到这样一种现象，无论是从政府，还是从政党层面上来说，大家似乎有意识地尽可能避免提及和使用“族群”这一术语，而且不想承认在国内广泛存在着众多的外来族裔群体。从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来看，法国只接受一个民族，即法兰西民族——一个纯粹、统一的族体，并不想把众多的实际上涉及族群的社会问题当做民族问题来对待。

近年来，法国在移民问题上先后出台了不少政策，并致力于法国国家—民族身份（national identity，以下简称“国民身份”）的建设，尤其是萨科齐（Nicolas Sarkozy）总统于2007年5月就职后马上成立了“国民身份部”（全称为“移民、融合、国家/民族身份与协作发展部”），兑现此前他反复讲到的有关法国认同的问题，更是将这一触及很多社会敏感要素的身份认同问题进一步推向了社会焦点的中心。就这样，有关法国“国民身份”认同的意识形态先是出现在各党派政治选举的宣言中，进而变成了国家意志，但它又面临着异样的民间传统。

此文意在对比分析在法国国家—民族认同这一问题上，各政党、政府言行中折射出来的国家意志中所体现的主要意识形态与笔者在田野调查中所观察到的民间实践间的差异，呈现当下法国社会中身份认同的一种困境。对于法国社会中身份认同的国家意志与民

间传统的关注，源于笔者在法国从事有关法国公民社会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时的观察与思考。这项研究意在深入法国社会内部，在“宏观的历史与微观的社会”这样一种观察与思考的基点下，考察法国公民社会的理念及其在现实层面的实践与表征，注意到社会互动的情境性背景与社会文化的基础，通过具体的人类学民族志的田野作业，为我国在新的历史转型时期回答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以及如何建设的问题提供人类学视野下个案研究的经验和理论启示。在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已经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重要领域达成共识，在社会领域则有必要形成建设公民社会的共识，那么，发达国家的公民社会是怎样的，这对我们学术界来说就是一个重要且急迫的课题。在我国建设创新型社会的过程中，如何建设公民社会与和谐社会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话题，而对于国际经验，尤其是西方社会的经验借鉴很重要，尽管其发展经验并非一定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发展模式，它所反映出的诸多现象与问题却具有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此项研究所运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参与观察、深度访谈，时间跨度基本上是2007~2008年，地点在法国里昂市的一个被人们称为“城中村”的社区——红十字社区（Croix - Rousse）。这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社区，始建于19世纪初，其丝绸作坊的历史见证了里昂丝绸工业的辉煌，众多的节日与习俗代表着里昂的文化传统，工业革命时代丝绸工人的反抗运动所保留下的政治与社会互动的传统，一直成为法国公民在精神上的某种诉求。今日社区内的生活实践，集中反映了当代法国社会所经历的现代性变迁，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体现当下法国社会征貌的所有社会事象，可以从日常生活、文化区隔、国家与社会、协会组织等多个层面来观察和理解这些社会事象。在这一社区中，通过众多的社会、文化的象征符号，我们既可以寻找到法国社会变迁的遗迹，又能够观察到当代法

国社会的实践运作，它是法国现代化过程与公民社会建构的一个缩影，既为我们提供了宏观历史的视野，又为我们展示了微观社会的实践。

此文是基于田野民族志考察的思考，也是近几年来中国人类学界所倡导的海外民族志研究与用中文书写世界文化、以中国的视野观察世界的一种努力与尝试。

一 身份认同作为一个问题

在当代社会，人们生活的世界“处在一种民族国家的体制之中”，“民族的概念成为理解占主导地位的有关政治共同体与个体身份含义的核心术语”，身份认同已变成成为一种现代危机。^①有一种观点认为，身份问题的提出源自启蒙运动时代，它为现代人提供了一种强大的反思能力，目前它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概念之一。^②在现代民族国家中，身份是一种建构，它是通过相互联系的不同群体间边界的比较而实现的，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互动性展示。^③身份认同是渐进的、动态的，密切地关联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诸多事象，它通过差异的识别得以察觉，涉及不断被从“自我”区分开来的“他者”。^④

① Tim Edensor, *National Identity, Popular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Berge, 2002, p. 24.

② Chris Barker,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Sage Publications, 2000, p. 165; Jonathan Friedman, *Cultural Identity and Global Process*, Sage Publications, 1994, p. 234; Stuart Hall,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Tony McGrew, Stuart Hall and David Held, eds.,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 Understanding Modern Societies*, Polity Press, 1991.

③ Fidel Molina Luque, "Entre l'identité et l'identification: un problème complexe de la recherche sociologique dans le domaine de l'interculturalité", *Sociétés*, 2002 (76), pp. 59 - 70.

④ Tim Edensor, *National Identity, Popular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pp. 24 - 25.

霍尔 (Stuart Hall) 在其《谁需要“身份”》(Who needs 'identity'?) 一文中曾经指出, 身份是一个不能用旧有方式去理解的概念, “没有它, 一些关键的问题又不能从根本上得以思索”。^① “自我”在“他者”面前的丢失, 应当可以看做目前人们对身份认同问题越来越感兴趣的核心缘由所在。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 面对其他民族, 它需要建构一种“国民身份”, 以使其自身保持为一个特有的族体。

那么何为“国民身份”呢? 在移民与身份认同研究方面著述颇丰的法国历史学家诺利埃尔 (Gérard Noiriel) 在比较了近三十年来的相关研究后指出, “不存在任何一种客观的有关‘国民身份’的界定”, “如今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回避这一问题, 而聚焦于这一理念的使用上”。^② 照他的说法, 是那些地区主义者和种族激进主义者强行推出了“国民身份”这一概念, 以使占主导地位的文化被公认为真正的“国民身份”。

而公民身份, 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一种产物, 与公民的权利、义务等严格、紧密地相互关联, 还涉及由所有公民所共享的民族国家的疆域, 以及它所附属的民族国家的国籍; 它虽与民族、“国民身份”等概念紧密相连, 但更多的是一个与法律密切相关的概念, 而后者则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或情感概念。公民身份“支配着民族/国家的界定与表征”, 其建构可以不必考虑族源文化背景, 是一种由政治、权力与表征所限定下的概念。^③

① Stuart Hall, “Who needs ‘identity’?” in Paul Du Gay, Jessica Evans and Peter Redman, eds., *The Identity Reader*, Sage, 2000, p. 16.

② Gérard Noiriel, *À quoi sert l'identité nationale*, Agone, 2007, p. 9.

③ Jean - François Berdah,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France: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the Present,” hal - 00143925, version 1, 4 May, 2007.

二 法国“国民身份”认同的 政治宣言与国家意志

诺利埃尔认为，“国民身份”（法语：identité nationale）这一说法，直到1970年代才出现在法国的政治词汇中。^① 每一个法国政党对于法兰西的“国民身份”都有其自己的姿态，并将之变成了有效的政治工具，正如詹金斯（Richard Jenkins）在论及身份问题时总结的那样，对于国家、政党与社会团体来说，“身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战略理念”。^②

那么法国人如何来理解他们的“国民身份”呢？毫无疑问，大多数法国人自豪于他们的民族，这一点可以从法国前左翼总统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and）的顾问阿塔利（Jacques Attali）在其编撰的《21世纪词典》（*Dictionnaire du XXIe siècle*）的词条解释中看到，“法国首先是一种语言、一种文明，不是一个领土，也不是一个种族”。^③ 对于现任的右翼总统萨科齐来说，法国拥有着共同的征貌，“法国，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是一种文化、一种思想……她不是一个种族，也不是一个少数民族……她是一个文明的梦想、统一体的梦想……她是一个古老的民族”。^④ 可以理解的是，法国人更多的是围绕着文化与语言来建构他们的身份，法国更多地代表着一种充满众多价值的文化、语言和文明，而不是一个民族国家。

① Gérard Noiriel, *À quoi sert l'identité nationale*, p. 13.

② Richard Jenkins, “Theorising Social Identity”, *Social Identity*, Routledge, 1996, p. 26.

③ Jacques Attali, *Dictionnaire du XXIe siècle*, Fayard, 1998, p. 145.

④ 资料来源：法国政党人民运动联盟（UMP）官方网站，http://www.u-m-p.org/site/index.php/ump/s_informer/discours/nicolas_Sarkozy_a_caen, 2008-06-03。

有关法国“国民身份”的政治宣言往往都从历史上寻找其合法身份，如同诺利埃尔在其专著《“国民”身份有何用》(À quoi sert l'identité 《nationale》)中所讲到的，“如今历史已经前所未有地变成了一种论辩的贮备库，很多社会参与者动用它以求为他们的利益而辩护，证明他们的权力是正当的”。^①对于现任法国总统来说，“我的法国是一个主张其身份，呈现其历史的民族”，而且“做法国人，就是要喜欢法国，接受共和国的体制，尊重国家……分享法国的历史与价值……要想到在左右派之外，在政党之外，在信仰之外，存在着某种更伟大的被称作为法国的东西”。^②

在诸多有关法国“国民身份”的宣传话语中，被强调的还有所谓的“法国价值”，一个既显而易见，又十分模糊的概念。就此，诺利埃尔曾经有过一段深刻的论述，他说，很多想来法国的人，必须要参加一个考试，“以证明他们讲法语，并且认同共和国的价值”；恰恰是以这些所谓“价值”的名义，很多具有歧视性的措施被证实为是正当的，在法国共和国的历史上，没有哪一届政府曾经将这些措施强加于过去那些成千上万的在法国安身的移民。^③这一意识形态欲将法国价值强加于法国的公民，但“法国价值”意喻何在？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清晰且令人信服的解释。透过这一意识形态，我们可以察觉到，在某些人眼中“法国价值”是不变的，而且如今由于诸多外来族裔公民的存在而产生的混杂的文化表征跟这些法国价值是毫无关系的。

在2007年法国总统大选中，“国民身份”问题的提出，普遍被认为是选举的一个转折点，使得萨科齐较其对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

① Gérard Noiriel, *À quoi sert l'identité 《nationale》*, p. 8.

② 资料来源：法国政党人民运动联盟（UMP）官方网站，http://www.u-m-p.org/site/index.php/ump/s_informer/discours/nicolas_Sarkozy_a_caen, 2008-06-03。

③ Gérard Noiriel, *À quoi sert l'identité 《nationale》*, p. 147.

利，一来这一话题此前从未被应用到政治选举的挑战中，二来很多政治人物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法国正经历着一种道德危机……这一危机是一种价值危机、符号危机、意义危机、身份危机。对于国家/民族的轻蔑是这一危机的核心”。^① 诺利埃尔早在1990年代初谈及19、20世纪法国的人口、移民与身份认同问题时就曾经提到，“近十多年以来，移民与身份认同问题已经成为政治时事的中心，无论是在法国，还是整个欧洲”。^② 照他的看法，如今萨科齐在其总统竞选中提出的“国民身份”问题，并没有构成一个在过去可能被有意地忽视的“禁忌”主题，虽然“国民身份”经常被用来诬蔑移民，其方法便是在“我们”与“他们”之间制造些人为的裂痕。^③

对于当时的左翼候选人社会党的罗亚尔（Ségolène Royal）来说，法国的“国民身份”具有女性形象，这一点体现在她的宣传海报“法国女总统”（La France Présidente）里面，就此有人认为，“‘国民身份’，就是她”。^④ 而在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党（Front National）眼中，“国民身份”则是一个用以抵抗移民的有力武器，因为该党认为目前大批移民的存在“毁坏了法国的身份认同，进而是法国的存在”。^⑤ 如此言论展现出这样一种趋势，某些移民问题的个案经常会被概化为普遍性的问题。此外，在法国，当政治人物谈及身份问题时，虽然法国历史总是被加以引证，但其中经常被遗忘的是法国的海外殖民史，及其战后为补充廉价劳动力而出台的移

① 资料来源：法国政党人民运动联盟（UMP）官方网站，http://www.u-m-p.org/site/index.php/ump/s_informer/discours/nicolas_Sarkozy_a_caen, 2008-06-03。

② Gérard Noirier, *Population, Immigration et Identité Nationale en France XIXe - XXe siècle*, Hachette, 1992, p. 3.

③ Gérard Noiriel, *À quoi sert l'identité (nationale)*, p. 7.

④ Gérard Noiriel, *À quoi sert l'identité (nationale)*, p. 108.

⑤ Gérard Noiriel, *À quoi sert l'identité (nationale)*, p. 68.

民政策。很多移民已经在法国入籍，成为法国的公民，但他们并没有被当做真正的“法国人”。美国人常常把自己的国家称为一个“民族大熔炉”，但法国远非此种情境，尽管自 20 世纪初开始，由于众多海外移民的存在及其殖民史的影响，法国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民族大熔炉”。

众所周知，法国于 2004 年投票通过了一项法案，旨在禁止学生在公立学校中佩戴任何明显的宗教饰物，包括伊斯兰头巾和犹太人的小帽等，以维护法国的世俗政体，防止教育场所受到宗教干扰。该法案投票通过的前提是，在很多政治人物眼中，这些宗教饰物是对法国教育制度世俗原则的一种侵犯，因此要维护自 1905 年以来法国所确立的政教分离的原则。

这一法案遭到了法国，甚至其他国家穆斯林的反对，而他们的游行示威则被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党解释为是“穆斯林拒绝接受‘我们的价值观’与世俗主义”的体现。^① 尽管法国的法律已经框定了其世俗主义框架，但戴头巾这一文化习俗问题确实表明一种文化协商的必要性，这一协商不仅仅是国家与法国穆斯林之间的，还同样包括其他族群在内。就立法禁止在公立学校内佩戴明显的宗教饰物一事，尽管法国各政党均有其不同的立场，但这一法案还是被投票通过了，以国家意志的方式得以实施。

法国总统萨科齐使用“国民身份”一词意在反对“共同体主义”（法语：communautarisme），其言论中反复提及的有关法国身份认同的威胁之一便与此有关，它被描绘成“共和国价值”的对立面。他所设立的“国民身份部”旨在掌控移民流动，促进融合，加强“国民身份”建设，鼓励发展。很明显，除了要实施相关的移民政策之外，这一部门的建立还表达了一种在法国公民中宣扬法国的

① Gérard Noiriel, *À quoi sert l'identité « nationale »*, p. 69.

“国民身份”，甚至是将后者强加于前者的国家意志。这种意识形态的潜台词是这样的，对于一个法国国民来说，拥有法国的公民身份，并非意味着认可它的“国民身份”，也不一定会恰当地将之呈现出来。法国代表着一个民族，但也是一个族裔多元的国家、一个文化多元的社会。

法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兼历史学家韦尔南（Jean - Pierre Vernant）曾经讲到，1930年代的法国，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多元认同的信念，当时在文化上也是主张多元的，无论是从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就生活方式而言，身份的不同并不会产生问题。^①但如今这一信念已经少之又少，相反有越来越多的反对外来族裔公民的言论表现出它们的敌意。这一现状会不会成为那些有过殖民史，并正在经历后殖民浪潮的现代民族国家的一种局限呢？在全球化的当下，后殖民主义是帝国时代殖民主义的直接后果。对于很多人来说，“国民身份”恰恰也是他们仇外意识形态的一种托辞。

在一篇描述法国与法国人的文章中，印度耶稣会士阿玛拉多斯（Michael Amaladoss）评论道，“法国人试图同化来自其前属殖民地的移民，使之变成法兰西人。他们深信其文化与语言会很好地被普遍接受，以至于他们惊讶于那些移民的文化反抗……这是一种持久的倾向：法国人更喜欢用法国文化同化那些移民，而不是去接受他们的文化差异。……他们总是有一种优越感”。^②如同中国台湾学者吴锡德在其《法国制造》一书中所讲到的，“法国人恃才傲物，却又热衷新事务……法国人捍卫他们的语言及文化的作为也几乎达

① Yves Lequin (dir.), *Histoire des étrangers et de l'immigration en France*, Larousse, 2006, p. 512.

② Michael Amaladoss, “Révolutionnaires...”, in “La France et les Français vus de loin”, *Études*, 2005/3, Tome 403, pp. 225 - 235.

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①

无论从政党政治，还是从体现国家意志的政府层面来看，法国一直在试图建构一种主张其民族文化纯粹性的意识形态。法国的法律已经建构了一个很好的制度框架，用以确保其国民的公民身份，以及他们的权利与义务，但就文化融合而言，按照某些言论的说法，那些移民而来的公民并非“真正”的法国人，因为他们身上不具备法国价值。在法国，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它从未放弃过要将所有公民变成在各方面都是彻头彻尾的法国人的意愿，尤其是就文化传统与实践而言。一个法国的公民过去可能不是这样的法国人，但如今他（她）必须成为这样的人。这一意识形态并未顾及所有法国公民的文化情感，认识不到那些外来族群在其日常生活中，还是渴望于他们族源文化、宗教的需求与实践的，也反映出法国社会对于外来族裔的普遍不信任，还表现出另外一种意识形态，即将“国民身份”驾于所有其他族群身份之上。这种意识形态是不是法国民族主义的一种值得赞许的表现呢？

三 “国民身份” 认同的民间传统与社会认知

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很多在学术研究 with 政治宣传中广泛讨论的理念，有着异样的社会认知形态。日常生活是开放的、流动的，也是生成性的，它更多地关涉到“变成为什么”而不是“作为什么”，是一种不断变动的体验与理解的意义方式。在我的田野调查中，能够明显地体验到法国人“国民身份”的认同与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所不一致的发展趋向。

在田野作业中，有很多非“土著”法国公民告诉我，作为一个

^① 吴锡德：《法国制造》，麦田出版社，2006，第13页。

个体，他们可以拥有很好的社会关系，但是作为某个特殊族裔群体的成员，他们明显地感觉到在其现实生活中，社会缺乏对之善意的平台。对于他们来说，要想融入到主流的法国社会中，多少是有些困难的，尽管他们是法国的公民（这是他们在法律上的身份），接受法国的社会文化价值，并积极参与进法国的社会建构中来，但是他们作为外来族裔的特殊身份，使之经常被拒于主流之外。就此而言，我们不能说在法国存在着严重的种族歧视，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种漠视与敌意的情绪是可以明显地察觉到的，尤其是在不同族裔群体的互动中，那种对外来族裔文化价值的有意“忽视”伤害了非“土著”的法国人，尽管他们想将之体现于自己的生活中，并与他人分享。

在法国，似乎没有人会怀疑其文化与教育的力量，及其融合那些年轻的外来人口的力量，但是对于后者来说，同时把持着法国文化与其族源文化并不矛盾。众多的外来族群要求尊重他们的族源文化，因为那些文化对于他们来说是具有本质性意义的，如同法国思想家托道洛夫（Tzvetan Todorov）所言，“文化代表着世界的分类，它可以让我们更加容易地适应这个世界；这是对于一个群体过去的记忆，这就意味着它是一种当下的行为符号，甚至是面向于未来的整体策略”。^①

而在国民阵线党眼中外来移民对于法兰西身份而言，“是一种致命的威胁，他们深刻地改变了法兰西民族的实质。这些封闭的外来族裔群体的成形，当然与法国社会的所有历史相背”。^② 这样的言论是一种政治宣传还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呢？在我做田野调查的“红十字社区”（Croix - Rousse）中生活着很多包括来自前法属殖民

① Tzvetan Todorov, *Nous et les autres; la réflexion française sur la diversité humaine*, Éditions du Seuil, 1989, p. 336.

② Gérard Noiriel, *À quoi sert l'identité « nationale »*, pp. 68 - 69.

地的移民，他们的存在可能使得社区的“法国特色”不再“纯粹”、“同质化”，但这并没有构成所谓的致命威胁。应当承认的是，有些移民群体仍旧比较自闭，在公共政治生活中见不到他们的身影，但在此问题上，或许应当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社会是否为他们提供了足够善意和包容的空间？毕竟，对于移民群体来说，融入法国的主流社会中是需要时间的，但法国主流社会的建设与未来也需要这些出身移民家庭的公民，尤其是他们的后代。按照哈格里夫斯（Alec Gordon Hargreaves）的研究，目前在所有法国人口中，几乎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移民或是移民后代。^①这些人已经表现出强烈的融入法国社会的意愿，他们也愿意为自己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做出贡献。

在我的田野调查中可以明显地体察到的一点是，很多人并不在乎“国家”与“政府”，却非常注意其含义与文化价值密切相关的“民族”这一概念。事实并非如萨科齐在其竞选演说中所强调的那样，“法国的关键在于，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很长时间以来没有要求任何人做任何事，甚至没有要求尊重其价值与法律，这一点滋生了最为严重的历史身份的危机之一”。^②

从某种角度来讲，法国政党与政府对“国民身份”的宣传与变动表明，它们想把持一种排他性的身份认同，一种吕克（Fidel Molina Luque）所讲的单一认同（mono-identification），^③强调一个所谓的“传统的”法国，但是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与兰格

① Alec Gordon Hargreaves, *Immigration, Race and Ethnicity in Contemporary France*, Routledge, 1995, p. 5.

② 资料来源：法国政党人民运动联盟（UMP）官方网站，http://www.u-m-p.org/site/index.php/ump/s_informer/discours/nicolas_Sarkozy_a_caen, 2008-06-03。

③ Fidel Molina Luque, “Entre l'identité et l'identification: un Problème Complexe de la Recherche Sociologique Dans le Domaine de l'interculturalité”, *Sociétés*, 2002 (76), pp. 59-70.

(Terence Ranger) 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 那些看起来或自称古老的传统, 通常是新近的事情, 有时甚至是被创造的。^① 单一认同的意识形态强调民族与其文化、社会认同之间的对等关系, 不过这只能是一种政治理想, 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并不存在。事实上, 如同库什 (Denys CuChe) 所言, 身份认同是不能被认定为单一的, 因为这会妨碍理解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的频发而又混杂的身份现象。^②

在法国这样一个民族国家中, 唯一能够召唤其国民的, 可能就是每个人的“公民身份”——与法律紧密相连的身份。在我研究的社区中, 有一位年轻的演员, 四年来经常于周日上午在社区的中心广场上组织集会活动, 意在跟大家一起讨论与其社区生活密切相关的诸多问题, 这一社区生活是由不同族群的人所共享的, 既包括法国“土著”, 也包括外来族裔移民。他用以召唤听众的口号, 都是“法国的公民们”或是“‘红十字社区’的同胞们”这样的词语。因涉及每个人的权利与义务, 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 “公民”概念已经被法国人广泛而深刻地接受了; 而“国民身份”的概念与他们的实际利益相去甚远, 只是被用作一种政治动员的工具, 尽管按照埃登瑟的说法, “‘国民身份’扎根于日常生活, 扎根于社会互动、习俗与实践知识的诸多平凡的细节之中”。^③

在田野调查中, 我理解到这样一点, 就社会的“大”文化而言, 所有法国人是认同所谓的“法国价值”的, 尽管他们对此概念不甚明了; 但就其家庭的“小”文化来说, 他们更倾向于与其“出身”相关的认同。这一认同, 对于一个法国“土著”而言, 是

① 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

② Denys CuChe, “Culture et Identité”, in *La Notion de Culture Dans les Sciences Sociales*, La Découverte, 1996, pp. 83-96.

③ Tim Edensor, *National Identity, Popular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p. 17.

与其“老家”相关联的认同，而对一个外来族裔公民而言，则为与其族源身份相关的认同。这是一种杂交的身份认同。

当下我们也可以觉察到另外一种意识形态的存在，即随着后殖民主义思潮的进一步发展，任何能够标明“我/我们”与“他/他们”之间的界限的概念或术语都已经变得非常敏感。这一敏感性用以解释法国几乎很少使用“族”（ethnicity）这一词或许是恰当的，因为这一词语的使用容易强化这样一种观念，即在法国这样一个民族国家内部有“他者”的存在，故而产生在公民身份意义上的不平等，进而是法律上的不平等。这一现象也可以被解释为是现代民族国家内部“知识去殖民化”（knowledge decolonization）的一个方面。

在法国“国民身份”的宣传话语中，我们可以察觉到一种试图将其概化（generalize）并本质化（essentialize）的意识形态。但是身份总是不断地被（重新）发明和建构的，并非原生态的；法国的“国民身份”同样也是动态的，不断地在国家层面，以及个体与地方性群体层面上被建构着。如同上文提到的，在我的田野调查中，法国人并不十分在乎有关其“国民身份”的宣传，对于他们来说，这只是政府与政党将所谓的法国价值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身份义务，这些所谓的法国价值对于普通人来说并无清晰的含义，与其现实生活也相去甚远。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讲，若要强化法国人与“法兰西民族”的认同，“国民身份”并非一个最好的概念，它只是表明一种主导性的国家意愿，而这一意愿忽视了很多族群不同的文化与情感主张。有关“国民身份”认同的宣传口号，其意图更多的是引导法国公民去“做”法国人。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国民身份”的维系在国家的法制框架下很容易实现，后者限定和调控着人们共享的实践与活动空间，并以多种方式为人们的日常经历限定框架；国家有责任在其公民中间强化并倡导某些特定的行为，强调某些知识经验，调控某些“好”的

习惯。^① 从这一意义上讲，法国试图将其“国民身份”的建构制度化的做法是值得理解的，这一建构还意味着一种意义结构的制度化。

实际上，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讨论的族群问题，从总体上来讲，只是一个认知问题，它反映的是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其公民间的平等在多大程度上被予以考虑，又是在何种层次上得以体现与保障的。可以这样讲，在法国，族群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有意地遮掩的。如果他们的族源文化实践得不到尊重，这些移民是很难将自己完全与法国相认同的，因为对其族源文化的不尊重可以被看做对他们个人权利的不尊重。在法国，由于族裔群体的身份认同得不到鼓励，很多人便倾向于将身份认同归属于他们所生活的地方社区，以便拥有良好的社会关系，融入主流社会。我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这一现象不仅仅出现在那些移民的外来族裔群体中，而且也在所谓的法国“土著”群体中见得到。法国人对他们生活的地方通常比较自豪，自豪于他们的地方文化与传统、地方产品，这一点恰好也说明了他们重视基于地域原则的认同这样一种身份意识。

社区认同是基于“社区共同意识”的存在而产生的一种身份认同，它鼓励社区内部成员间的互动，使得身份认同更加容易，它强调的是社区成员共同的情境，及其彼此之间的凝聚力与团结，尽管他们可能出身于不同的族裔，但他们共同的特征在于将自己认同为这样一个社区的成员。^②

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社区认同与一种集体反对社会歧视性分层的身份意识关系密切。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外裔国民，歧视性的社会分层是可以有意无意地被察觉到的。在“红十字社区”，我接触

① Tim Edensor, *National Identity, Popular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p. 20.

② Fidel Molina Luque, “Entre l'identité et l'identification; un problème complexe de la recherche sociologique dans le domaine de l'interculturalité”, pp. 59 - 70.

过一些意大利移民的后代，他们经常感到因为不是法国“土著”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尽管他们出生在法国，并在这里工作了一辈子。恰恰是这样一种感觉或意识强化了他们与其族裔群体的团结；于是，诸多族裔共同体便在社会中显而易见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想自闭于自己的族群内部。应当指出的是，很多发生在个体间的问题，往往会很容易地就被很多社会观察家与批评家所夸大，进而将之归纳为族群范畴内的问题加以批评。这一现象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法国的政治意识形态害怕基于族裔群体的身份认同，这样的身份认同被许多政治言论认定为是不利的价值观，因为它过多地展现了一种强烈的血缘归属。

我的田野调查告诉我，就民族国家内部的公民认同而言，基于地域原则而建立的认同模式是最稳固的，也是最为有效的整合手段，因为如今在一个公民社会中，人们的具体利益都是与其所在社区的公共生活紧密相连的。以法国的选举为例，国家层面的选举通常不像地方层面的选举能够动员起更多的公民参与。

结 语

在谈到有关民族性与后现代艺术时，费彻尔（Michael Fisher）讲到，“族群记忆是，或者应该是，以将来，再不是以过去为中心的”。^①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说“国民身份”应当以将来为中心，只有在这样一种理念下，现代民族国家才能够将其所有国民很好地融合为一个完整的现代民族。

可以察觉到的是，法国并不接受其国内那些外来族裔群体的文

^① Michael M. J. Fisher, "Ethnicity and the Post - Modern Arts of Memory," in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E. Marcus, eds.,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 201.

化价值观，甚至不想承认这些族群的存在。尽管已有很多外来移民入籍法国，但法国政府看起来并不想从国家层面上支持其国内族群文化的多元主义。普通法国人似乎已经厌倦了有关“国民身份”的争吵，并试图避免陷入任何极端，且倾向于社区认同，这样一种身份认同整合了所谓的族群问题，更能够得到普通人的认可。这是法国人在现实生活的互动中所逐步探讨到的一种认同趋向、一种正在形成的民间传统。

事实上，如果我们追溯一下法国的历史，可以发现法国拥有较长的地方自治传统，这也在政治上强化了法国人基于地域原则的身份认同。欧洲各国拥有相近的文化与历史传统，但目前他们是一个个不同的民族国家，这一现状恰恰说明欧洲具有一种基于地域原则的身份认同传统。当下，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法国有越来越多的政治人物开始转向于投身地方性的政治事务，而非国家层面的。



北大社会学·专题系列



Overseas Ethnogra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海外民族志与 中国社会科学

高丙中：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龚浩群：国家·公民·权利

康敏：仪村日常生活中的时间与文化共同体

谢立中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录

CONTENTS

人类学与国外民族志

- | | |
|------------------------|-----|
| 3 / 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 高丙中 |
| 12 / 重新发现异邦 | 杨春宇 |
| ——近年来汉语国外民族志的发展 | |
| 27 / 中国海外民族志研究的“他山之石” | 周歆红 |
| ——透视“人类学德国研究” | |

国家、公民与社会

- | | |
|-----------------------|-----|
| 49 / 国家·公民·权利 | 龚浩群 |
| ——泰国曲乡地方自治实践的民族志讨论 | |
| 79 / 身份认同的国家意志与民间传统 | 张金岭 |
| ——源自法国社区研究的思考 | |
| 97 / 国家、公民社会与市场 | 吴晓黎 |
| ——印度教育领域一个复杂的个案 | |
| 112 / 一个公民社团的诞生、发展和延续 | 夏循祥 |
| ——以香港 H15 关注组为例 | |
| 151 / 种姓、阶级与地位 | 吴晓黎 |
| ——以南印喀拉拉邦为例 | |